

骷髏方丈

横沟正史

叶丹 译



骷髏方丈

〔日〕横沟正史 著

叶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骷髅方丈/[日]横沟正史著;叶丹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5.10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7985-7

I. ①骷… II. ①横…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499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09

DOKURO KENGYOU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0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0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骷髅方丈

[日]横沟正史 著

叶丹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崔 健
装帧设计 金 山 宋 璐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3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985-7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骷髅方丈	1
神变稻妻车	111

骷髅方丈

鲸奉行^①

—

“鲸鱼！是鲸鱼！可以看到鲸鱼！”

文化^②八年，辛未元旦。

新年第一天的太阳尚未升起，咚咚咚、咚咚咚，嘈杂的敲鼓声刺破外房州^③白砂海滩上黎明前的黑暗，打破了村民的美梦。

“是鲸鱼、鲸鱼，可以看到鲸鱼。”

兴奋地挨家挨户通知的这些人，似乎是海角岗哨的年轻人。

“什么，鲸鱼？”

听闻此消息，人们都激动得一跃而起。

“喂，是鲸鱼呀！妈妈，快快准备。”

“啊哟。”

①奉行，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至江户时代（1603-1868）武家的一种官职。

②日本江户末期的年号（1804-1818）。

③房州，即安房国，古代日本分国之一，领域大约为现在千叶县的南部，其面向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区域为外房州。

刚刚还在安静沉睡着的白色海滩瞬间乱作一团。

“听说是鲸鱼。”

“是的，是鲸鱼。”

“听说能看到鲸鱼。”

“没错，听说是看到了鲸鱼。”

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大家一边叫嚷着，一边争先恐后地奔向海滩。果不其然，尚未完全变得明亮的海面上，远远地可以看到宛若浮现在海面的海市蜃楼。悠悠地喷出海水的庞然大物，分明是一头、两头、三头巨鲸。

“是鲸鱼！”

“是鲸鱼！”

“是鲸鱼！”

“哇！”众人尖叫着。

“呀，好棒的新年礼物啊。船主仁右卫门老爷呢？”

“噢，仁右卫门在这里。”

“噢，老爷，恭喜您。这可是福神降临啊！”

“哦，确实可喜可贺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个福神跑掉，观音崎的忠太呢？”

“嗯，现在源助那家伙正在到处跑着通知大家，应该马上就会到这里来了吧。”

“很好，那么在忠太到达之前，先把船准备好。鱼叉好使吗？不要忘记准备篝火。哦，安排谁去一趟奉行所，将这里的情形紧急汇报一下。”

船主仁右卫门有六十几岁了。被潮水长期冲刷过的皮肤，颜色赛过青铜；毫不讲究地随意束起的头发，宛如嵌入脑袋的根根钢丝，反射着银光。俨然一副矢口顿兵卫的装束。

“明白！”

仁右卫门的命令一发出，篝火马上就红彤彤地燃烧起来。八丁橹船下水，鱼叉上重新绑上了敷网。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没有一个人闲着。整个村子全体出动，海边犹如战场一样喧嚣。

毕竟捕获一头鲸鱼几乎足够十个村子三年受惠，因此人人都表现出如此疯狂的气势也是情理之中。

扛着鱼叉径直赶过去的是观音崎的忠太——一名年纪尚轻、充满朝气的男子。

“恭喜老爷！”

“是忠太吗？你来得是不是太迟了？大家都要等得不耐烦了。”

“对不起。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完毕了呀！嗯，那么咱们就出发吧。各位，拜托了！”

忠太是远近闻名的捕鱼高手，捕鲸时可少不了他。

主船上马上响起大鼓声。八丁橹击起银色的飞沫。

“嗨哟、嗨哟。”

青年们裸露在外的肌肉兴奋地跃动着。大船气势磅礴地驶离海岸。

“拜托，用力啊！”

“明白。”

“一头也不要放过！”

“噢，我来对付！”

圆圈里面一个“仁”字，是船主仁右卫门的家徽。

标有仁右卫门家徽的大旗高高扬起，牵引着八丁橹的主船向海中巨鲸飞驰而去。

主船周围围绕着三十余艘小船，载着一众拥有赤铜色肌肤的年轻人，犹如蜻蜓般轻快地前进。不久，小船啪的一声呈八字排列开来。

这是这一带特有的捕鲸阵法。幸运的是，海面风平浪静，鲸鱼仍然

慢悠悠地喷起雾水般的海潮。

此时，远处的海平面上升起一轮通红的太阳。啊，真正的男子汉在元旦捕鲸，这实在是世间值得一看的雄壮之景。

二

“老爷，白砂海滩的船主仁右卫门求见。”老仆人通报。

“什么，仁右卫门求见？”

猛然将脸庞从甲越军记^①中抬起的人，是从去年秋天开始任职于房州鲸奉行所的秋月数马。他年方二十四五，肤色白净细嫩，是个英俊青年。

简单来说，所谓的鲸奉行由大目付直接管理，也就是说，鲸奉行拥有支配房州捕猎鲸鱼相关事务的权限。

鲸鱼这种生物，即使在如今昭和时代，也是十分了不起的珍宝，在当时可谓价值黄金几千两。正因如此，村子和村子之间、船主和船主之间，屡屡因捕猎鲸鱼而发生纠纷。顺利处理这些纠纷的同时，对捕获鲸鱼者进行奖励，是鲸奉行的职责。

当时的鲸奉行——鹈殿骏河守大人，是俸禄一千五百石的旗本，乖巧身体微恙，从年底开始隐退。如此一来，只有安排新上任的吟味役^②秋月数马暂时代理鲸奉行一职。

“什么？仁右卫门求见？”

数马似乎很困惑，不禁皱了皱美丽的眉头。

今天是七草节^③。在元旦，会有精彩的鲸鱼捕猎活动，不用说数马也知

①记录了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川中岛合战的插画军记物语。

②江户时代审讯嫌疑人、判定其是否有罪的官职。

③即正月初七。日本人有在这天喝七草粥的习俗。

道。他在想，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引起了纷争？说起这一带的渔夫，官府若越是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就越是脾气暴躁。

“不管怎样，先请他进来吧。”

“是。”

老仆人退下的同时，仁右卫门已经出现了。

出乎意料，仁右卫门脸上带着微笑。可能是微醺的缘故，他双颊微红，看起来似乎不是为了船主之间的纠纷诉讼而来。

数马马上安心了。

“仁右卫门，你来得正好。新年好啊。”

“大人，新年好。”

“谢谢，谢谢。元旦刚到，就遇到如此盛大的捕猎，由此可见，今年必是吉利之年。所有村民都很兴奋吧？”

“是的。托您的福，新年伊始就获得如此丰盛的猎物，大家都很开心。”

“嗯。开心固然是好事，不过万万不可过分激动，以免乐极生悲。”

“是的，这个道理我也懂得。只是我平日里虽然也总是如此提醒大家，不过毕竟都是年轻人，未必能够完全听进去。”

“也是。算了，新年里，对大家宽容点也好。鄙人初次见到捕猎鲸鱼时的场面，也感觉其阵势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实在不好意思。那些捕猎者都是不怕死的人，想必大人当时也觉得他们都是些粗暴的家伙，吓了一大跳吧？”

“不会，我觉得他们很勇猛。对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是观音崎的忠太吧？忠太在捕住那条最大的鲸鱼时的那一幕，实在是令人敬佩。”

“能得到您的夸奖，不胜惶恐。”

“那么，你们打算如何处置鲸鱼？”

“嗯，说到处置，我带来了这个东西，想请大人过目。发生了很奇怪

的事情。”说话的同时，仁右卫门从怀中取出东西，是一个包袱。

“所谓的‘奇怪的事情’是……”

“请您先看看这个东西。”仁右卫门解开包袱，露出一个玻璃瓶。

“嗬，”数马不禁睁大了眼睛，“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烧瓶？我原来也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今天还是初次亲眼看到实物。你手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大人，这是鲸鱼吞进肚子里的东西。”

“什么，鲸鱼？”

“是的，这是从鲸鱼腹中取出来的。说起来，大人，您看一下烧瓶里面，似有长条状的信。”

“什么？信？”

数马吃惊地透过瓶子观察。果然，浓褐色的瓶中似乎装了什么纸片。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取出了里面的信，但反复阅读依然觉得莫名其妙。信中似乎记录了一些奇怪的内容，所以就赶忙呈交给您过目了。”

“啊，是这么回事啊。辛苦你了。哎，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做这种事情呢？我们一起看看吧。”

瓶口之前涂有厚重的蜡进行密封，不过已经被仁右卫门剥落。

数马拔掉瓶塞，取出被揉成一团的纸片。

是一封用细笔写在和纸上的信，大概有十几张。

开篇写着“暂居长崎的兰学学生鬼头朱之助备忘录”，接下来写着“文化七年庚午十月记录”。

总而言之，这封信是大约两个月前由居住在长崎、名叫鬼头朱之助的兰学学生写的。

“嗬。”

看着这份自己素不相识的人写的手记，数马一边忍不住好奇地瞪大眼睛，一边一张张地阅读着。很快，数马就意识到，信中所描述的恐怖

的、奇怪异常的虚幻世界，似乎是我们不了解的世界。

啊，诸位啊。

正是这封从鲸鱼腹中意外发现的鬼头朱之助的手记，预示了那位在日后给整个江户带来极大震撼的骷髅方丈的出现。这封手记是一个极其怪异的预兆。

不知火岛

一

在此记下，谨存此篇，以备后用。接连不断发生的怪异恐怖事件，使得本人心乱如麻，痛苦得几乎想死去。在此所描述的故事，绝对不是狂人狂梦。对于我来说，虽然已经过去一个月，但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为恐怖的事情。

朱之助的手记开头这样写道，不过，将事情如这般记载实在是令人不胜其烦。因此，笔者打算以朱之助的手记为基础，用讲故事的形式，描述他极为奇怪的经历。

所以，诸位请暂时将以下描述作为朱之助两个月以前的冒险故事来想象吧。

鬼头朱之助是一位留学^①长崎的兰学学生，二十四岁，出生于江户。在江户，其父母都健在，还有很爱他的未婚妻尚在等待他圆满完成学业，

^①江户时代，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日本仅能与中国、荷兰在长崎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

返回家乡。

文化七年九月六日，朱之助携老仆从出岛^①乘船出发。

由于过于热衷研究学问，朱之助患上忧郁症，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神经衰弱。为此事烦恼的朱之助听从医生的忠告，暂时离开书籍，参加外出垂钓等可能有助于病情好转的活动。

主仆二人一路划桨前行。朝九时半^②，晴空万里，捕鱼也十分有趣。

在船上打开从家带出来的装有食物的提盒，许久没有吃到的食物感觉更加美味。

“爷爷，感觉好舒服啊。”

“确实，今天少爷脸上也恢复了平日里没有的血色。如此，爷爷也安心了。”

老仆名叫次郎吉，特地从江户跟随朱之助同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朱之助的出身相当显赫。

“你不用再担心我的身体了。以后我会经常这样做，好好保养身体的。”

“少爷若能如此，那就太好了。学问虽然重要，但是与之相比，身体可是第一重要。万一少爷身体有什么问题，爷爷可对不起老爷啊。”

“不要那么说。爷爷完全不用担心父亲。我会写信给父亲，告诉他我身体很健康，勤奋学习。所以，你就不要过多担心了。”

“是、是，知道了。不对，老爷毕竟是老爷，如果听说您生病了，他在番町^③也会格外担心。所以，请少爷一定要注意身体。”

“哦，对了，琴绘小姐呢？”

朱之助不禁脸颊绯红，眼神似乎在眺望着远方。琴绘是他的未婚妻。

①当时荷兰人在日本的居住地，为锁国政策实行期间日本对西方开放的唯一窗口。

②约为下午一点。

③江户时代，直接保护将军的人称为“大番组”，大番组住的地方称为“番町”。

“是啊，那位美丽的小姐每次给我写的信里都是关于少爷的事情。已经三年没有见过面了，不知道小姐现在又变得多么美丽了。爷爷也想早点看到你们成亲。”

朱之助双颊愈发绯红，依旧无言地注视着水面上的浮标，终于像是叹了口气般小声嘟囔着：“那件事，还早着呢！”

朱之助的学业到来年春天就结束了。三年了，自从离开江户，踏上长崎这片土地，不知不觉已经三年了。三年并非短暂的岁月，更不用说丢下热恋中的未婚妻来到这里。时间犹如行走在空中的马驹，不管怎样都觉得过得很慢吧。

不过，马上就可以回去了。到了五月份——是的，五月，朱之助就可以踏上日思夜想的江户。那时他也可以见到父亲、母亲和哥哥，还有自己日日牵挂的琴绘——

“少爷，浮标不是在动吧？”

听到次郎吉爷爷在和他说话，朱之助连忙望向别处。

此时，映入朱之助眼帘的，是遥远的海平面上飘荡着的黑色云朵。

“哎呀，爷爷，好像有乌云出现。”

“真的啊，不能再继续钓鱼了。我们还是马上回去吧。”

“现在大概几点？”

“嗯，差不多八時半^①吧。”

“这样啊，那我们慢慢回去吧。”

二人收拾妥当准备离开，可是已经晚了。海面犹如千百条海蛇昂着头，夹杂着泡沫的海浪冲刷着船舷，刚刚还仅仅如黑点一般的黑色云块，眼看就要铺满整片天空。

“哎呀，少爷，没法前进了！”

①约为下午三点。

次郎吉惊慌失措，双手紧握船橹。忽然，又一阵旋风吹来，急剧地摇晃着小船，哗啦哗啦，大雨倾盆而落。

是台风！而且是笔者无法用语言能够描述的暴风雨。

广袤的海面已经完全被黑压压的云层覆盖，不时还伴随着可怕的闪电。小船随即像一片树叶一样，开始在卷着漩涡的波涛中回旋。

“少爷！”

“爷爷！”

已经完全湿透了的二人惊恐万分，在小船中紧紧抱成一团。

二

在船橹和船桨都被暴风雨夺去之后，任何人都无法再前进，只能听天由命。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旋风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安静得令人感到可怕的天空、恐怖的疾风、丈余高的波涛，让人感觉自己身处地狱门口。

台风整整持续了一个昼夜。主仆俩已经连续在海面上漂流了两个昼夜。在这两个昼夜中，小船竟然没有被波涛吞没，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放眼四周，只有波浪、波浪、波浪。

虽然台风已经平息，海面上依旧残留着汹涌的波涛。

“爷爷，这里是哪里啊？”

“少爷，我也不知道啊。哎呀，真是飞来横祸。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法寻求帮助。”

次郎吉不停地擤鼻涕。经过两天两夜的疲劳和饥饿，他已经像死人